

情人看剑

贾樟柯的从一而终

早闻狄声

《太阳星辰》： 亲切的新港风

《风流一代》依然是贾樟柯电影熟悉的配方，但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二年，这既是摄制时间，也是片中人物度过的时间，岁月留在人物身上的痕迹与包裹，上色更为通透，命运落差感也更为跌宕。说到底，这是时间的伟力造就而成，过去二三十年的时代变化，可说是点点滴滴渗透进了每个人物的命运，让人无限感慨与唏嘘。其实观众感慨与唏嘘的，未尝不是身处浪潮当中的每一个自己，因为《风流一代》讲的并非别人的故事，而是大家的故事。

至少有两位华语导演的资料仓库里还埋有大量宝藏，一是王家卫，二是贾樟柯。王家卫拍摄过的海量素材，或者说是以胶片打过的草稿，一直秘不示人，这也是构成王家卫魅力的神秘之处，稍微放出一点存货，就能剪成新的作品，《一代宗师》之所以有那么多个版本，也是依仗于导演曾经建造过的那座巍峨冰山，水面之上的冰山到底露出多少，有多少种露出方式，可说是变化万端。从《风

流一代》来看，贾樟柯也拥有自己的冰山，据说电影动用了过去二十年他拍摄过的近一千个小时的影像素材，它们集中呈现在影片前三分之二。这样的方法论殊为罕见，相当于他从自己的故纸堆里梳理出新的叙事线索，然后再续写和补拍影片后三分之一，导演的精神储备与物质储备缺一不可，二者都需要聚沙成塔的恒久坚持。

贾樟柯上一次类似实验，是2015年的《山河故人》。他在分述了1999年与2014年的故事之后，开始虚构2025年的故事，现在来看，实验不能算得成功，时代创伤最后由荣梓杉与董子健饰演的孩子来背负，多少有些凌空蹈虚，上一代的糊涂账还没盘点清楚，忧心下一代人的身心发育，为时尚早，或者说，在后代身上投射父辈伤痕，到底有隔靴搔痒之感。到了《风流一代》，终于让父母一代实实在在地走完故事的最后一程。放眼望去，这些人物复杂、矛盾，又丰富，他们的神情既是专注的，但又好像总在走神，他们既对自己的人生

有着这样那样的执着与笃信，但往往又笼罩在前程未卜的一种茫然当中。作为电影人物，他们既是在场的，又像是在不在场的，这样一张张面孔组成的群像，真实浓缩了过去数代人的某种精神状态，既有来处，也有归处，从而形成完整闭环。

某种意义上，只要贾樟柯还在继续创作，《风流一代》就只能算是未完成状态。因为赵涛饰演的赵巧巧，还要走完下一个十年二十年，乃至更长历程。此刻她已鬓染秋霜，隐身于超市卖水果，遇见旧情人已能风雨不动宠辱不惊，但谁知道未来又会发生什么，“她的故事还长着呢”。时空跨度还会继续拉长，也保不准《风流一代》以及那些过去的素材，又会成为下一个故事的开场与起点。不能因此苛责创作者在吃老本，很多时候，从一而终更为难得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一个时代的人和情

贾樟柯导演的新片《风流一代》上映后，观众发现，这部片子用了他二十多年来拍电影积累的大量素材，核心人物则是演员赵涛和她扮演的角色，因此，观众认为，这是他的一次回顾展，甚至有人建议，如果这部电影作为当代艺术展品，可能会更合适。

《风流一代》算不算电影呢，当然是电影，而不只是一件当代艺术展品的某个部分。只不过，它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，来实现它的电影追求。

这部戏，其实是“江湖女儿”巧巧的成长史、放浪记、离散诗篇，由她的成长史和放浪记，牵扯出二十年的人间关系，江湖离乱，时间燃烧，然后留下灰烬的过程。赵涛的戏，自然占了比较大的篇幅。赵涛也的确好，因为她就是巧巧，贾樟柯一系列电影里的女主角就是依照她的样子写出来的，没有她，某种情境就不成立，没有她，一些因缘的线头就扯不出来。她在电影里的形象，就像西北石窟里的那些菩萨，眉眼神情，都是照着某个供养人来雕刻的，有真实的拙朴，真实的娇俏，甚至真实的嗔怪。

那个身在敦煌或者凉州的供养人，凭借这个形象，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，而这个菩萨，也因为肉身的滋养，从成千上万个菩萨中跳脱了出来。这是互为因果，互相滋养的事，所以，那些说赵涛不好，导演就知道用老婆拍电影的人，都是没有原创经验的人。

这部电影，也是一部中国人的心灵史。每逢贾樟柯新片上映，总会看到相似的评论，他投机、他贩卖中国元素、他取悦西方人，每次和这种评论迎面相遇，我都在想，为什么一些人觉得他的电影里有刻意的“中国元素”，而另一些人却总能发现“中国元素”？那些存在于他的电影里，让一些人觉得刺眼、不胜其烦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

这种“中国元素”，或许是旧日时光，或许是东部城市群以外的地方，普遍的破败衰落，或许是社会新闻里的激烈冲突，但或许还有更强烈、更执着的东西，让人觉得刺目和不安，那就是旧日世界的人情之美。它更虚无也更坚固，更容易摧毁却又阴魂不散，贾樟柯电影里，有一个强拆队，不停地拆除往日世界里的一切，拆掉房屋，拆掉整个县城（《三峡好人》里女诗人翟永明扮演的大boss干的就是这件事），但唯有那点往日情怀，是拆不掉的，它像鬼屋里的鬼，被法师赶走，不超过三天，就又回来了，即便屋子里的人去了异地他乡，这点情怀也时时出来作祟，让事主不得安生。

他们说着家乡的方言，跟家乡人交往（《世界》里的那场婚宴和《山河故人》里的外逃商人聚会），吃着打小喜欢的食物（《山河故人》里的饺子），听着过去的歌（《浅醉一生》《珍重》《选择》《站台》《It's Up To You》《Go West》），最重要的是，还要遵循过去的准则生活，上门见亲戚朋友，得带上烟酒糖

茶，老朋友七十大寿，辗转坐汽车坐火车也要去（《山河故人》）。甚至他们的称呼，都是小世界里熟人的称呼：“梁子”“涛”“晋生”。人之所以为人，就是因为这点点滴滴，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，也是因为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小习惯。

从《世界》到《山河故人》到《风流一代》都是在浓烈的人情里开场的，青年人们在迪厅里，跟着《Go West》跳着舞，那动作，那气氛，在今天看来，已经可以叫做荒唐，但青年时代，在这种欢乐里浸泡过，一辈子也不会忘的吧，那种浅薄的欢乐，和青春嵌在一起，再也无法复制，再也无法替换，那种欢乐就是故乡。

真正列在拆除名单里的，其实是这种人情，拆房子炸大楼，最终为的是拆掉这种人情。就像后妈虐待前妻的儿子，为的是驱赶前妻的影子。这种人情，让观者不安，让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觉得不舒服，这种人情，是一个古老中国最后的遗物，是真正的“中国元素”。一旦有人念念不忘，就等于提醒那些忘记了的人，你有过去，你不是一直生活在新生活里。

一个时代的人、景观和情绪，都在逐渐远去，幸运的是，贾樟柯和同代的导演，留下了这种情绪、气氛，一代风流，风流一代，“风流”二字，尽得风流。

韩松落

作家

钱眼识人

她爱谈恋爱

最近觉得香港电影很有出息了，看了一部超级喜欢的电影《我谈的那场恋爱》。本来预期是比较低，而且关于网络诈骗在内娱已经被快拍烂了，尤其是情诈这个题材已经有了《鹦鹉杀》，周雨和章宇演得很好了，把导演演不足的叙事能力补足，演成一部性感摇曳的文艺片。但没想到吴君如老将出手，太老辣了，有几场戏看得我泪眼婆娑的。在金庸小说里傻姑来来去去就三招，但因为极致的纯粹而威力十足，宗师都招架不住。吴君如就是这样的好演员。

她最擅长的故事就是“发花痴”，拿奖的两部电影《洪兴十三妹》，她对方中信，《金鸡》中对黄日华，现在又是对一个虚拟的法国情圣人设。港女中她是唯一一个把“发花痴”演得荡气回肠的，这个赛道我确实找不到第二人。她是真心爱对方的颜、身体还有整个人，一旦动心就视金钱为粪土，视尊严为累赘。如此强烈的信念感，让人不但不觉得她可怜反而非常羡慕，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她百分百是

为了愉悦自己，就像这部电影中所说，只要你信就是爱情，她没有被骗，只是谈了一场恋爱。我爱你，但与你无关。这种心态无论男女一旦修炼到此，大概都会发光发亮吧，是一个大写的我。

电影里有几处细节很戳人。丈夫心脏病发前，被吴君如扔花盆，被骂“去死”，一语成谶，但是他仰起头看着发妻笑了，是因为想起当年札幌旅行的欢愉，一样被爱人骂。少年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来到札幌，跟踪吴君如，两人以为对方不过是同胞，背靠背对着半空举起啤酒杯，我想起毛不易的《消愁》，其实现场是三个人，按照死去丈夫的习惯，啤酒杯里加了盐，真的是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，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，一杯敬少年一杯敬中女。恋爱自由，其实分什么年龄和男女。

吴君如脑补的浪漫场景中，法国情圣的西服其实非常不合身，明显不挺刮，而骗人的少年反而越来越精致得体，这种反差的效果其实是在暗示，现实的不堪与梦境的美好，并且互

相渗透和重叠，人都是在醒着做梦，睡着痛心。电影中有好几处看似废了的叙事，都是在丰满吴君如的角色。比如她是没有孩子的，但是安排了一条加油站小妹的叙事，借小妹之口去抱怨母亲恋爱脑，而她也跟小妹倾诉自己是父母无爱情结合的结晶，所以解释了她的缺爱，其实更暗示了她为何与丈夫走到离婚这一步，恐育应该是重要原因。少年生病无人管，她在浴室摔倒也找不到人可以求助，两处共话“凄凉”。

新闻里说很多女性被骗，假的法国情圣嘴里出现了缅甸、菲律宾、新加坡等亚洲地名，好友玩降落伞出事，其实是不知不觉勾勒出一个经济下行，人心惶恐的全球化图景。所以，也就理解为何吴君如觉得金钱不重要，是无法给人真正安全感的数字。她爱谈恋爱，不过是在摇晃的世界里抓住一根挂满鲜花的绳索自救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